

第一位發表人

【司儀】 那麼我們將開始今天的第一場發表。第一發表請本校中文系名譽教授林慶勳先生來為我們主持。

【林慶勳】 竹內教授、一之瀨教授、池澤教授以及在場的學者與來賓大家好。歡迎大家到中山大學來參加這次研討會，在台灣的社會有三個禁忌，第一是男女之間的性、第二是大小便、第三就是生死。我們要談的就是最後一個。死，大家都很害怕。包括我在內，大家很懼怕死，一直對死這個字有很多忌諱詞。比方說，不直接講死這個字，用老、往生、過世來代替，甚至於物化，連同音的字，死跟一二三四的四，聲音的音都要避開。這種現象在台灣是這樣，今天會由各種專業的學者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這場研討會有兩位發表人，一位是竹內教授、一位是一之瀨教授。請竹內教授針對震災與日本人開始報告。

【竹內整一】 我是竹內整一。今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千年一次日本大震災，至今已經過了半年有餘，東北各個地方的災區，例如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到現在都沒有得到完善的修復。在這層意義上，我們還在面臨很大的危機，但該如何去克服它呢？其實在受災者與非受災者之間有很大的隔閡，也就是危機的意義其實不盡相同。

「無奈」的感受性 ——作為轉機的危機

竹內整一（鎌倉女子大學教授）

一、作為「遺傳的記憶」的「天然無常」

眾所周知，crisis 這個英語既是危機，同時又意味著分歧點、轉機的意思。東日本大震災發生以來，雖已過了半年，但我們現在正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

當我們這半年看到眼前日本所發生的事時，無論願不願意，都得面對何謂文明、科學・技術、自然、人類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再一次關連到，對我們而言任何事該如何才是最好的方式這個問題。

“重新、再一次（あらためて）”，若真的要做區分的話，包含「新（こと新しく）」與「再次重新（ふたたび改めて）」的意思。若將比重放在前者來說的話，現在要被問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的、作為現代特有新問題的文明、科學與技術的方式，以及以那些為基礎的社會與生活方式的問題。這是對「新」這東西的詢問。

另一方面，「再次重新」，若將比重放在後者的意思來說的話，特別是放在生活方式的話，人類絕對無法將生活到目前為止的東西放置一旁，來發明新東西。最重要的是，一邊回顧、品嚐、調查以前的東西（譬如「重新檢視錢包內容」這種用法），一邊給予適合現今的東西生命，或讓其再生。這是對「來的方式」、「舊」的詢問。

筆者想起棋士・羽生善治在一個訪談中如此說道。

長時間思考時，究竟是在想什麼，若這樣下對方就會那樣下，像這樣會思

考此刻之後的各種可能性，甚至會經常回顧一開始下到現在局勢的整個過程。也就是說，經常重新確認在何種情況下才會達到現在這個局面，如此一來，在那當下很自然的，下一招要如何下就會浮現。

筆者認為，當我們遭遇到危機時，若能站在上述「新」與「舊」這雙重意義，認真地重新詢問該事態的話，那麼該危機應該能轉變成「好的」轉機。

在昭和初期，既是物理學家又是隨筆家的寺田寅彥，在「日本人的自然觀」這篇文章中，如此說道。

對住在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繁，且完全無法預測的國土的人而言，天然的無常，已經是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其早已滲透在五臟六腑之中。

寺田舉出之前發生的「昭和三陸地震」、大正 12 年發生的關東大震災（死者有 14 萬人）以及明治 29 年發生的「明治三陸地震」（在此地震中死者、行蹤不明者有 2 萬 2 千人）等例子，說明像這些自然災害「是我國建國以來，似乎以同樣的頻率一直在重複的現象」，因此這些變成「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並滲透在五臟六腑之中」。

所謂無常原本是佛教用語，此想法是，不僅人類就連創造出世界的東西，全都不斷地在變化、生滅，沒有任何一個東西能佇足在永恆當中。這隨著地震、颱風以及時時刻刻都在改變的四季風景等日本自然風土，成為日本自身獨特的民族精神。

「伊呂波之歌（いろは歌）」「花的顏色不斷在改變，不久將凋謝。在這世上有什麼東西是不變的呢？…」，從平安以前就作為一國的字母文受到喜愛，並被歌頌留傳下來。從這裡我們可以窺見，無常觀是如何變成「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並滲透在五臟六腑之中」。

因此這次的震災，若照寺田的說法，（姑且不論物理性規模），「千年才一次」或「未曾有的」這種說法一定不適用。他或許會說，我們只不過是遺忘了而已。

然而寺田用的是「天然的無常」這種說法。並非「常」這種作為世間姿態

的無常，可以說是作為天然・自然的「自然（おのずから）」作用之無常。此文章題為「日本人的自然觀」雖然以隨筆的姿態出現，然而這種自然的「自然（おのずから）」作用之無常的掌握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說，無常這種我們無法抗拒、避免的作用，即是自然的作用。此處指的自然並不是只會對我們施加暴力或壓力的存在，亦是給予我們非常大的慈悲與恩惠，並養育我們的存在。此外，正因為自然的無常這種不安定的作用，許多各式各樣的風光或景色才能被形成，也因為那種環境的多樣性，日本人的感受、思考方式、生活及文化的多元性、特異性，才有可能被孕育出來。寺田在「日本人的自然觀」中，如此說道。

越知道自然的神秘和威力，人類對自然就越順從，取代反抗自然的是，以自然為師向它學習，並將自然自身太古以來的經驗視為己物，盡全力適應自然環境。如前述，大自然是慈母的同時亦是嚴父。服從嚴父的嚴訓就和承受慈母的慈愛一樣，為了保證我們生活的安寧是必要的。

一般來說，日本的自然，如上述，既會帶來地震、颱風、乾旱、疾病等災難，同時亦會帶來豐饒的恩惠。自古以來，在日本的神道中，我們會認為我們無力抵抗的災厄全都是作崇神的所為，針對此，首先會特定那個神的名字，接著會因畏懼它而祭拜它，透過祈求來減緩其粗暴的行為，並帶領我們自身轉向恩惠保護的作用。我們是如此來進行祭祀或祭拜的。

也就是說，地震或颱風確實是無法預測的無常，那是我們人對它束手無策的「自然（おのずから）」的無常。「天然的無常」——，當我們再一次「覺悟」並重新接受它的時候，在那裡，有我們不可知（無法得知）且非常大的「慈愛」在起作用。包含這些在內，我們若能一邊想起「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然後盡自己所能，將「自己」的努力發揮到極致的話，無論任何大災害，就如同祖先們所做過的努力那樣，必能重新再站起，筆者認為在寺田的心中一定有這樣的信念。

二、「文明越進步天然肆虐的程度就越劇烈」

在確認以上的內容後，事實上我們可以發覺，問題比之更加的複雜。

在同一個地方還有一篇「天災與國防」的隨筆，此隨筆舉出「透過數千年來災禍的試練所形成的日本國民特有的各種國民性的優越諸相」，並提出以下的警告。「然而在此必須思考的，而且經常被遺忘的重大要項是，文明越進步天然肆虐的程度就越加劇這個事實」。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針對不見得和數千年來的「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裡的優秀累積就會完全契合，或者契合方式被質疑的「文明」、「科學」等「人為」方式的問題。無庸置疑，這是「近代日本」（寺田的「現代日本」）特有的問題。在「日本人的自然觀」當中，亦有相同的說法。

以人類的力量克服自然，這種努力促使西洋科學的發達。……輸入西歐科學的現代日本人無視西洋與日本在自然環境上的顯著差異，因此才會蔑視代代傳下來的共有土地之學問，在不該建東西的地方建設人工的東西。如此一來，以為能克服的自然嚴父所揮舞的鞭子，讓那些建築物不堪一擊，遭受到毀壞的命運。然而見到眼前此狀，仍然沒有覺悟到自己的錯誤這種情況，最近一直不斷在發生。

此文章苛責我們的，當然也有包括東北・關東各地沿海的受災區域，但特別是「核爆」這種「人為」的現狀。現在「核爆」的問題，不僅和震災、海嘯重疊在一起，而且還被置放在和那些災害不同的次元上被嚴肅地討論，我們當然不能將這兩者切割開來思考，就如寺田所主張的，兩者始終應該作為相對性問題來被思考。再怎麼說，寺田的諫言是一位物理學家，亦是一位當時在X線研究領域裡具世界級水準的科學家的諫言。

和此事有關連的是，此次震災的報導充滿了「人災」這個語詞。所謂人災，並不是指自然災害本身，是指人類介入其中，因其不注意、怠慢、疏失所引起的災害，當然有些部分固然是如此，正因為是如此，才有責任的產生，也才有詳細檢證的必要，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然而，在完全確認此事後，從充滿「人災」這種說法當中，筆者懷有一種不協調感。因為在這種說法當中，此次災難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所帶來的災難，所以應該有人來負責，而這種說法會讓人感覺到，只要負責就能補填或找回失去的東西這種語氣。

和「人災」這種說法有一些不同的有「估計以外（想定外）」及「超過估計（想定以上）」的表現，在此次震災當中，這兩種說法一直被重複使用。的確，芮氏震度 9.0 或許是「未曾有」或「估計以外」的規模，若稍微回顧災害的歷史的話，自然威脅通常都是以「估計以外」的暴力來侵襲我們。無論是關東大震災、伊勢灣颱風或阪神・淡路大震災，所有的災害都是所謂「估計以外」，因此才會出現幾千或何萬名死傷者。

雖說如此，此次「估計以外」這個語詞，會被使用的這麼頻繁，是因為現今的我們在不知不覺當中就顯示出，我們是多麼相信現代文明的力量，特別是高度發展的科學力量。所謂「安全神話」即是，在將原本「無法估計」的自然力量及在世上發生的各種狀況，全視為「能夠估計」、「能夠掌握」的東西的狀況下所產生的。

三、「計量（はかる）」的營為

在此先稍微確認一下「計量（はかる）」這個語詞。「計量（はかる）」的「計或量（はか）」，原本是指「種植稻米或茅等，另外又指預定收割的範圍和量」（《岩波古語辭典》）（亦是指「順利進行（はかどる）」、「工作順利（はかがいく）」的「計或量（はか）」），「計或量（はか）」這個作為動詞的語詞，包含很多種意思。見其漢字就能理解。

首先有計量、計測東西的「計」、「量」、「測」。接著有以計量過的東西為基礎，做各種調整、調配、推測等「衡」、「料」、「忖」，以及「會議諮商」的「諮」。然後有將計量過的東西做整合，並計畫做什麼的「圖」、「劃」、「策」，另有「謀」。

也就是說，「計量（はかる）」是指，人以某種意圖或計畫過生活，在這之中必會尋求基本的營為。在這層意義上，所謂文明是指，人類透過各種計算所

累積下來的歷史，而這種「計量」卻是人類不斷製造出失衡狀態所得到手的，因此也帶來某種變質，「計量」可說是近現代的文明，特別是科學技術的想法。馬克斯·韋伯就曾說過，所謂近代即是指上述能保障計測可能性之手續的擴張。

近代科學技術的基本想法，就是將事物放在「測量器」測量並給予數量化，藉此讓人生與世間更加便利，使之更加安全。在這裡被要求的是，一味地明確「測量」，有效率地追求成效。最後，不要說是科學·技術，就連經濟、文化、社會結構的方式，都會被「計或量（はか）」第一主義支配、滲透。

「計或量（はか）」第一主義所支配、滲透的社會，又被稱為所謂 business (busy-ness = 繁忙) 的社會。這種社會所追求的是，萬事進行順利（「はか」がいく），順利地（はかばかしく）得到想要的結果。像計畫（project）、製作（produce）、促進（promotion）、進步（progress）…等西洋近代原本所抱有的前進（pro-）姿態、預期的（prospective）時間意識（鷲田清一《老年的空白》），可以從那裡找到。

然而，在此次震災當中，自然的力量終於徹底地告訴我們，它終究不是我們以「計量」的營為等所能駕馭的存在。而核能源——其原本是屬於太陽的聚變能，說是自然也是自然，然而從那裡所取得的能源，究竟是我們能「計量」或能掌握在手中的技術嗎？在核能發電廠事故尚未解決的情況下，以及輻射線污染問題無法處理妥當的狀況下，我們面臨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

那裡正是所謂的危機（crisis），為了將此危機作為分歧點，使之轉到「好的」方向，我們有必要以更加根源性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感受方式來重新思考這些問題。在本文冒頭處已提過「重新、再一次（あらためて）」這個語詞，以更加根源性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感受方式「重來（あらためる）」，指的就是該如何「重來（あらためる）」這個問題。

早在昭和 40 年代中期，文明學者·梅棹忠夫曾針對活在現代文明的我們的未來說道，「人類最終只會走向滅亡」，他是如此掌握成為現代文明原動力的科學。

對人類而言，何謂科學？在我看來，那是一種「業」。人類是被詛咒的存

在，科學亦是像人類的「業」那樣的東西，即使叫它停止，它也無法停止。即使將現存的科學技術全部消滅，人類還是會做同樣的事情。闡明真相、理性思考、累積知識，這些都是人類的業。……我認為，我們應該自己自覺業的存在，並控制它。關於人類對事物的看法，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有和目前不同的想法。（梅棹忠夫「未來社會與生活意義」）

人類的求知欲望，總是不著邊際地不斷往前走，因此才會超越環境與控制可能的容許範圍。原本只是因科學家的知識好奇心才被發現的核能，正是其寫照。

梅棹的遺作《人類的未來》的構想筆記，將其最終章命名為「黑暗」。在那裡能看到「毀滅」這個語詞。然而其最後則是以「光明」這個語詞做結尾。梅棹不斷呼籲的「黑暗彼方的光明」究竟是什麼呢？他在那裡留下「理性」對「睿智」這些語詞作為線索。他不僅提出「闡明真相、理性思考、累積知識」這種「理性」營為，還提倡「睿智」，也就是「和目前不同的、人類對事物的想法」這種「睿智」。（以上參照NHK・E TV特集「黑暗彼方的光明——文明學者・梅棹忠夫所見的未來」2011年6月5日放映）

在構想筆記裡，並沒有言及到「睿智」究竟為何，總而言之，並不是「闡明真相、理性思考、累積知識」這種「理性」「計量」方式的想法，——不光只用頭腦思考而已，還必須得用身體和心去思考、感受，也就是說這種知、情、意皆具的處世態度，或許才是梅棹的理想。

四、「無奈（はかない）」這種思想情感

在此筆者以梅棹所謂「睿智」為契機，對照其言及的「計量」理性的營為，提出「無奈（はかない）」這種思想情感，並重新審視、檢討它。

所謂「無奈（はかない）」是指，先前所說的「沒有（ない）」「計或量（はか）」。「換言之，所謂「無奈（はかない）」基本上是指，「即使努力也不會有確切的結果，沒有預期的結果之意」，並從那裡衍生出「一點內容也沒有」、「沒有反應」、「預期外」等意思。

它基本上帶有消極意義的內容，但正因為如此，其亦是一種帶有積極意義的情感。也就是說，若能好好地重新感受所謂「無奈」的話，我們應該能夠把在一直以「測量（はかり）」、「順利進行（はかどる）」為第一主義的商業社會的「忙碌」中將心泯滅的狀態——“忙”這個漢字亦有此意——恢復原狀。

無庸置疑，「無奈」是表示無常觀的情感，就如寺田寅彥所言，那是滲透在我們「五臟六腑」之中，而且是「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我們若能重新回顧它的话，應該能找到解決現在所面臨的危機的關鍵。

對應梅棹的上述內容，哲學家·唐木順三則如此說道。

沒有比今日的時代更能將「無常」的事態赤裸裸地擺在眼前。現實的事態即是「無常」。說實在的，虛無主義在普遍化，虛無主義的實態已無法再是觀念般地，虛無主義自身已達到氾濫的程度。虛無主義已不再是特定人士的特定主義或意見。舉凡世界無不是虛無主義。人處在其中，卻無法意識到它。在其現實中，看起來好像沒有不滿。不，甚至認為這是一個新的時代。然而，在根本之處，舉凡世界沒有不為此感到不安的。越是繁榮、進步就越不安。此繁榮、進步不正是在朝往死、滅亡嗎？這種不安即是世界的現實。……然而科學只會不斷進步。只有進步別無能處的即是科學這玩意兒，這可說是科學的宿命。若停止進步的話，無論是近代科學的理念或事實，都將會消失殆盡。（唐木順三《無常》）

這雖然是四十幾年以前的內容，但其時代認知卻一點也沒有退色，無寧說，其指出的，剛好說中現今日本的現實。唐木站在這種狀況認知之上，如此直言道：

不應該再走迂迴的道路。我們只能將無常的無常性推到徹底之處。

此處的無常和虛無主義是同義語。然而，將無常（虛無主義）的無常（虛無主義）性推到徹底之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若是這樣做，真的會有一個新局面嗎？那樣做不就更加深「無奈」了嗎？諸如此類的疑問，應該會不斷出

現。當然對唐木而言，虛無主義在其徹底處，必會轉向某個肯定的方向，若是如此的話，那麼其思想內容將會受到考驗。

筆者在此將思考此問題。唐木自身在此書中想要呈現出何種具體的思想？其思想工作即是仔細地從思想史的角度，來闡明「無奈」或無常這些語言是如何被使用到現在。透過此作業，「重新思考諸行無常、一切皆空這些雖被慣用卻失去其具體意義的語言之意義與內容」。對唐木而言，這麼做並不是「在走迂迴的路」。

筆者認為這即是一開始所說的嚴密意義上的「重新」。在想起「滲透五臟六腑」、「很久以前祖先們所留下來的遺傳記憶」的同時，並思考如何將這些轉向肯定、積極面。關於此事，在《徒然草》的「世間正因為是無常才有意思」這句話中早就已經顯現，日本人的無常觀在此被顯露無遺，問題就在於我們該如何讓它活生生地甦醒於現代。

筆者在此把上述內容視為近代的出發點，之後再將其作為現代的問題來思考。在日本近代最初期，福澤諭吉把作為合理・實用性科學（science）的「學問」介紹給當時國民的，其人生觀可從以下內容窺見。

……若獨自以宇宙無邊的想法來觀看的話，無論是日月或地球都很渺小。更何況是人，就像無知、無力不見其蹤影的蛆蟲般的小動物，在石火閃電的瞬間，偶然於世間呼吸、睡覺、飲食，在喜怒哀樂的夢中，只會立刻消失不留痕跡。（福澤諭吉「人類的安心」《福翁百話》）

這篇「人類的安心」是論述人類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安心的文章。在別的地方，則說道人原本就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另外還說道「本來無一物的安心」。

福澤認為自己創設的慶應義塾與《時事新報》亦是如此，這些本來就是沒有的東西，因此即使將這些摧毀也無所謂，而這也是能夠安心經營它們的原因。若認為不能摧毀它的話，那麼內心就會跟著萎縮，但若能認為這些本來就是沒有的，任何時候都可以摧毀的話，那就能輕鬆地打交道，輕鬆地下決斷，反而像這樣的人才會比較有活力，在事業上也比較容易成功。

人類蛆蟲論、人生戲論，像這些說法對啓蒙家・福澤來說，或許有點意

外，但就在其斷言之處，反而在那裡能夠找到某種「安心」、「活力」。能夠覺悟到這點並帶有寬容心的人，才能作為「萬物之靈」受到尊重，也就是說，唯有用顛覆理論的形式，才能翻轉到人類至尊論。啟蒙人類的「尊嚴」，這正是我們認知中的福澤印象。若用方才唐木的話來說的話，將無常性這東西推到極處，必能重新找出肯定的生活方式。

此處對「無」的認知，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這種西洋式 Nichts (Nothing) 的認知。那是一種將認知推到極處，在那裡某種場域或作用才會出現的認知。

福澤這篇「人類的安心」的文章出現在《福翁百話》第7話，此話是福澤在解明第1話「宇宙」、第2話「天工」、第3話「天道有利於人」以及天與宇宙的「自然」作用究竟為何的文脈中所論及的。福澤如此說道「萬物經常在變動，因此隨生隨滅」，「宇宙天然的大機關靈妙不可思議，此地球表面的萬物，上有人類下有禽獸、草木、土砂、塵埃，而這些沒有不得其所的」。也就是說，在該處出現的場域或作用，其實就是宇宙・自然的「自然（おのづから）」之場域或作用。

包含福澤在內，近代日本知識人大多有“若死了就沒有了”這種生死觀。然而“若死了就沒有了”這裡所說的「無」，絕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回歸到大自然、大宇宙，也就是從那裡出來並回歸到那裡這種意義上的「無」。雖說“若死了就沒有了”，但在那裡卻有可能找到某種「安心」或「安慰」。

平常若使用無常這個語詞時，可發現「無」確實有無常的變遷及「自然」的變遷這兩種意思。若借用寺田寅彥的說法的話，無常確實是殘酷、暴力的，它雖是嚴父卻又是慈母，也就是天然・自然的無常。

還有一位在近代日本的早期，將東洋・日本的美介紹到西歐的岡倉天心如此說道，「還不如在夢中見無奈，並思考一些美麗、無規定的事物」（《茶之書》）。在這種說法中我們可以窺見，其再次感受到的是「無奈」的感受性，這種感受性也直接關連到他對茶道的理解。

茶道的要義在於崇拜「不完全的東西」。即是在所謂人生這一不可理解的東西中，成就某種可能的東西這種企圖。（《茶之書》）

所謂無常是指，我們人「自身（みずから）」作為相對有限不得不迎接與結束「不完全」、「不可理解」的人生，在自覺到此事當中，感受到在那裡展開的「自然（おのずから）」的作用 在那裡有「成就某種可能的東西這種企圖」。筆者認為在那裡有日本人的無常觀及以它為基礎的美意識（如幽玄、哀（あわれ）、枯淡（わび）、寂寥（さび）、哀愁（しおり））的傳統近代表現。

五、「人類依然非常的莊嚴」

見田宗介的「將世界變莊嚴的思想」（《現代日本的感觉與思想》）即是這種「企圖」的現代嘗試，可說是延續方才提到的唐木的諫言。

……前世紀末思想的巔峰是主張〈神的死〉，而本世紀末思想的巔峰則是主張〈人類的死〉。具體來說，其即是指核能與環境破壞的問題，然即使不是這些問題，年輕世代亦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即使人類能克服核能與環境污染的危機，但在區區數億年的光景當中，人類就會消失的無影無蹤。追求未來意義的思想，非得陷入在終極、虛無當中不可。

二〇世紀末的狀況，只不過是將此事態赤裸裸地呈現在眼前罷了。人類的死是存在的，這很明顯地意味著造訪我們的意識的〈世界〉有終結，我們正處在必須打開新的、強而有力的思想的時代窗口。（「讓世界變莊嚴的思想」）

現代思想的巔峰可斷言是「人類的死」。它以易見的方式，「作為核能與環境破壞的問題出現」，而且即使不是這些問題，年輕世代亦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所謂「追求未來意義的思想」是指以先前提過的「順利進行（はかどる）」、「計量（はかる）」為最優先的“prospect 前進姿態”。此思想非得陷入在終極、虛無當中不可，它主張我們必須以「〈世界〉有終結」這種清楚的認知（「明晰」）為基礎，並在那裡開啟「新的、強而有力的思想」。

然而這種「讓世界變莊嚴的思想」，是直接受到石牟禮道子「人類依然非常的莊嚴」說法的影響。石牟禮的那種說法出現在「水俣病的現在」這個雜誌

特刊中，它被置放在以下的文章當中。

在人類身上流動的時間，不知何時會如同地質學的時間那樣被眺望呢？
（「海尚是光明」《思想的科學》）

也就是說，就見田來看，在該文章整體「石牟禮總感覺到〈人類〉是已死的存在，或感覺到隨時死也不奇怪，因此會想要陪伴在人臨死之際，並讓人更莊嚴一點」。以上述見解為基礎，見田如此說道。

所謂讓一位死者真正有莊嚴，究竟是怎麼回事？並不是在死者的外圍裝飾花，而是讓活人種的花從內部散發出生命的光彩。這就是石牟禮在其作品具體讓水俣病的每一個死者有莊嚴的做法。

就是這樣做，才是讓生者有莊嚴的方法。也就是讓在生者自身身體開的花覺醒。點燃真實之火。〈莊嚴〉這種知覺是讓死者復活的唯一方法，唯有藉此才能讓生者甦醒。就如同閃爍在一個個天空之洞的天上日光一樣，這是一個從內部一起點燈在個物蠢動的世界整體之思想。（「讓世界變莊嚴的思想」）

用花裝飾「佛」=死者這種意義上的「莊嚴」，被轉變為這樣的意思，也就是讓每一位感覺好像將往生或已往生的生者，及這些人居住的世界整體開花。

見田（真木悠介）在別的地方認為，這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轉換」，並如此說道。

只要從到手的成果來看我們的行為與關係的意義，人生與人類全歷史之間的歸結即是死，這最多只能攪亂在宇宙永遠的黑暗中照出白色閃光的幾顆星星的軌道而已。在沒有任何宗教的自我欺瞞情況下，超克此虛無主義的唯一道路即是對那種認知的透徹。

也就是說，正因為我們的生命只在剎那間，人類的全歷史只在剎那間，所

以只能將現今所有行為與關係身上帶有的鮮烈懷念感覺帶往豐饒之處。
（「色即是空與空即是色——徹底的轉換」《氣流的鳴聲》）

所謂「色即是空與空即是色——徹底的轉換」即是，唐木的「把無常的無常性推到徹底處」的「翻轉」，然而事實上這個眾所皆知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理論本身，並不是那麼容易被理解。作為語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能解釋為「所有物質的現象（色）都沒有實體（空），然而空的本性其自身就是萬有的現象」。然而問題是該如何將此句作為活生生的思想語言來談論。借唐木的說法，重要的是「重新思考這些雖被慣用卻失去其具體意義的語言之意義與內容」。

這也是佛教經常被要求的。若將該語言的幅度放寬的話，就不見得只限於佛教，那是一種只要是追問人類存在根源的優秀思想和宗教，都一定會有的某種普遍性思考方式。

今年6月，獲得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國際獎」的作家・村上春樹，在題為「作為非現實的夢想家」的獲獎記念演講中，主張反核倫理・規範的再生就夾雜在此種「無常（mujo）」的認知當中。

……我們活在無常（mujo）這種千變萬化的空虛世界裡。誕生的生命只能不斷變化，最後都無法幸免於滅亡。在大自然力量之前，人是無力的。這種無力的認知已成為日本文化的基本理型之一。然而與此同時，對滅亡東西的敬意，以及對處在充滿那種危機的脆弱世界仍持續活下去的沉默決定，像這些積極向上的精神性，也是我們應該具有的。（村上春樹「作為非現實的夢想家」）

話說回來，村上的作品在初期就開始帶有「從無產生的東西回歸到原本的地方。僅止如此而已」（《彈珠 1973》）這種無常觀的基本色調，村上現在重新回顧此事，並如此主張。

千萬不要把我們推向這樣的「現實」，即帶有把我們趕到核能發電的效率

與便利之名的「現實」。我們非得是以強勁腳步前進的「非現實夢想家」不可。

最後筆者想要確認一件事，當然上述內容並不是對「計量（はかる）」的否定。在災後重建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速度和效率，解決核爆事故的問題，其即使是難以「計量」的東西，但現在也只能竭盡全力來「計量」，至於輻射線防護對策亦是如此。筆者認為現在所欠缺的是，在科學及政治意義上的「計量」，這是無庸置疑的。

「無奈」的感受性並不是「計量」和單純的二選一問題，它始終是「自然（おのずから）」與「自力（みずから）」之「間（あわい）」的思想情感。

【參考文獻・引用文獻】

- 寺田寅彥「日本人的自然觀」、「國防與天災」（岩波文庫《寺田寅彥隨想集》，一九四八年）
鷺田清一《老年的空白》（弘文堂，二〇〇三年）
梅棹忠夫「未來社會與生活意義」，《我的生活意義論》（講談社，一九八五年）
唐木順三《無常》（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
福澤諭吉「人類的安心」，《福翁百話》（明治文學全集《福澤諭吉集》，筑摩書房，一九六三年）
岡倉天心《茶之書》（岩波文庫，一九二九年）
見田宗介《現代日本感覺與思想》（講談社學術文庫，一九九五年）
石牟禮道子「海尚是光明」（《思想的科學》，一九八六年・六月）
真木悠介《氣流的鳴聲》（筑摩文庫，一九八六年）
村上春樹「作為非現實的夢想家」（「加泰羅尼亞國際獎」獲賞記念演講，二〇一一年・六月）
同上《彈珠 1973》（講談社文庫，二〇〇四年）

（譯者：廖欽彬）